

人民革命戰爭通訊選



1



印編部治政區軍冀察晉

前言

爲加強軍事宣傳，特選輯了愛國自衛戰爭以來一些通訊報導，供給學習寫作通訊者的參考。由於手頭所存報紙書籍不多，和選擇水平的限制，是不够精的，希望讀者看到這一選集後，提出批評，並提供你們所認爲優秀的作品，以便繼續編印。使我們的前綫記者和廣大的指戰員，通過這一觀摩學習，把寫作水平提高一步，改進與加強通訊報導工作，把我們的軍事宣傳趕上我們勝利的軍事行動。

晉察冀軍區政治部

一月二十二日

人民革命戰爭通訊選

目錄

(第一集)

- 一、勝利突圍……………莊海藍(一)
- 二、集寧永遠是我們的……………晉察冀(四)
- 三、英勇的四平街保衛戰……………劉白羽(六)
- 四、鐵壁堡壘的毀滅……………艾柏林(一一)
- 五、蟠龍胡宗南軍被殲……………陝北(一四)
- 六、神兵迂迴孟良崗……………韓希良(一七)
- 七、劉汝明部的毀滅……………新華社(二七)
- 八、蔣家內戰珍貴的毀滅……………山東(二九)
- 九、快速縱隊的快速毀滅……………李普(三〇)

RWT 60/16

- 一〇、活捉李守正……………天鷹(三〇)
- 一一、滑縣戰場巡禮……………李普(三四)
- 一二、「天下第一軍」的毀滅……………金沙、霍樸(三六)
- 一三、胡軍卅六師是怎麼殲滅的？……………陝北(三八)
- 一四、胡宗南的六輛坦克和二十五輛大卡車的毀滅……………杜鵬程(四〇)
- 一五、陳賡砲兵隊的成長壯大……………裴鼎欣(四二)
- 一六、神槍手魏來國……………曲繼祖(四四)
- 一七、共產黨員在火線上……………柯言(四七)
- 一八、配蘇中靖江獨立團……………林秉東(五〇)
- 一九、戰鬥在同蒲前綫的民兵……………田雨(五二)
- 二〇、卅萬堤工的戰鬥……………杜林(五五)
- 二一、陳毅將軍面斥郝鵬舉……………張劍(五七)
- 二二、漫畫孫殿英……………李普(六二)
- 二三、訪問內戰先鋒宋瑞珂……………王匡(六五)
- 二四、段霖茂等就擒記……………華東(六七)
- 二五、活捉廖昂……………午人(七一)
- 二六、賀龍將軍賊見廖昂……………陝北(七三)

二七、蔣俘三個師長談話……………冀魯豫（七五）

二八、「兵無鬥志，將帥恐慌」……………冀魯豫（七七）

二九、東滿前綫見聞……………華山（七九）

三〇、被俘胡軍士兵的談話……………歐陽山（八二）

三一、八路軍指揮了胡宗南……………晉綏（八五）

勝利突圍

莊海藍

二十七日正午，我們懷着比七月的陽光更熱的感情，去訪問剛從中原突圍出來勝利到達蘇皖解放區的方副旅長昇普將軍。他是和旅長皮定鈞將軍一同率領數千健兒從大別山衝破蔣軍重重封鎖，穿過合葉公路、淮南公路、津浦鐵路，徒步長征千餘里而到達此間的。

雖然經過二十餘天戰鬥行軍，但方副旅長精神飽滿、毫無倦容。當他了解我們的來意後，親切地和我們緊握着手，把我們引到他的房間，請我們在一張長方桌邊坐下。他順手在案上翻開一本破爛的袖珍地圖，就開始侃侃而談了。

「中原部隊在突圍前，都在大別山活動。這個地區東西長約二百里、南北寬五六十里，四面八方都被嚴密封鎖。圍攻我們的蔣軍有四十萬，都由劉峙指揮。反動派在大別山以東就佈置三道封鎖綫：第一道是塹壘綫，其哨兵與我們哨兵隔山相望；第二道為潢川、固始、立煌一綫；第三道，是淮南公路與合葉公路。蔣軍主力從東北方面向我軍壓迫，企圖迫使我主力退出山地，在平原地區一舉殲滅。反動派打好了如意算盤，遂於二月二十六日開始總攻；可是我們預破了反動派的陰謀毒計，我中原部隊乃出其不意，毅然決然分路突圍。我們這一旅受命向商城、光山、皖南轉移。當日即遭蔣軍猛烈攻擊，經激戰後突破蔣軍第一道防綫，繼在麻城附近和堵擊的蔣軍打起來，接着邊打邊走，斷斷續續從

未休止。越過鄂皖邊界松子關天險之後，經吳家川東進，在大化坪我們打破了皖保安第四團的包圍，渡過深及頸頭的磨子潭，敵人子彈雖在水面上飛舞，但亦無法阻止我們前進。後由桐城、霍山之間的毛坦廠、思古潭向北挺進，七月十日於官亭穿過合（肥）葉（家集）公路到了淮南公路。在下塘集又遭桂省部隊一三八師一部堵擊。在定遠之葉家灣、沙澗舖等地打垮偽軍孫良誠的堵擊。七月二十日拂曉衝過津浦路，在嘉山車站附近和堵擊的桂軍一三八師作戰，這一仗規模最大，也最激烈，蔣軍用裝甲車掩護，火車不斷增援，我們一面作戰，一面掩護，後衛部隊至日出時全部安然過路。特別英勇的一幕是我們的戰士奮不顧身，攀登開動中的蔣軍裝甲汽車。方副旅長帶着微笑說：「把手榴彈像暴風雨般的投向車廂，裡面的蔣軍叫不已。他們的傷亡雖無法統計，但估計能够生還的不多」。

這一支部隊是怎樣指揮的呢？方副旅長說：「我們爲了輕裝便於行軍，什麼都沒有帶，連一張軍用地圖都沒有。我們只靠兩件東西確定突圍路線，便是這唯一的一本袖珍地圖和一部指南針。爲了掌握方針指揮戰鬥，二十幾晝夜我與皮旅長都是走在部隊的最前頭，幸而我們沒走過一次錯路。」方副旅長說：「一路上天氣熱、雨水多，曾發生一些困難，但由於官兵一致的求和平、求生存的鐵的革命意志，終於戰勝了一切。在每天二十四小時中，只能爭取夜半一兩個鐘頭的休息，殘暴的蔣軍就在四面八方隨時準備打擊我們。只要一有敵情，槍聲一響，便個個精神百倍，振奮起來了，戰士們說：「一打仗渾身都是勁，瞌睡就不來了。」我們經過不少高山、密林、河道，從松子關到大化坪，生活最苦，山大村小、糧食缺少，幾天一天只能吃一頓，有時前衛能吃到一頓，後衛就沒得吃；有時只能向老百姓買點瓜和玉米之類來生吃；有時什麼都沒有，只能喝點冷水充飢；……總之，困苦是說不盡的。即使是一夜的安眠，一頓飽飯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我們沒有向困難低頭，我們征服了一切困

難，也正如打垮沿途攻擊我們的反動派一樣。」方副旅長興奮的說：「一路上打仗，蔣軍都是一觸即垮，戰鬥力低弱。我軍共傷亡三十餘人，而蔣軍傷亡至少三十倍於我軍。我們這一旅已經完成了上級給我們的任務，現在我鄂東獨立旅張體學部及我旅之游擊部隊，仍在大別山、立煌、英山、岳西、潛山、太湖等地爲和平民主而堅持鬥爭。向西突圍部隊正勝利的前進。我們要告訴敵人：共產黨部隊是消滅不了、圍困不了的。他會創造歷史、創造奇蹟，在毛澤東旗幟下，勝利必然是屬於人民的。」

方副旅長有力的語調，說到這裏戛然而停止了。兩個鐘頭的談話，一段偉大的史蹟，刻上了記者的心頭。我在默默中向數千個戰鬥英雄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集寧永遠是我們的

九月十日拂曉，傳僞軍在美造飛機大砲掩護下猛攻集寧城。八路軍指戰員們在戰壕裏在陣地上沉着神勇的十次廿次的把進犯者擊潰，傳軍遺屍滿山遍野。戰士趙廣珍的機槍打死卅多個敵人後，忽然發生故障，他就投擲手榴彈，小砲班幾十個砲彈都打在敵人的窩裡，砲彈完了，就使用步槍，游雷志打倒第廿二個敵人時，足部受傷了，他仍不肯下火線；班長孟玉一連打四十多顆手榴彈，成堆的敵屍堆在陣地的前沿，成爲我軍阻擊敵人的工事。在集寧市街戰中，我們一個班留下了三個戰士，副營長號召共產黨員至死也要堅守陣地，於是三個共產黨員就組織起來用手榴彈轟擊敵人，兩個人揭蓋和傳遞，一個人投擲，連投了五十多個手榴彈，敵屍把巷口都塞住了。

戰鬥中市民男女老少都奮勇協助八路軍作戰。工人糾察隊担任市內警戒，搶修街頭工事。市街電線被密集的砲火打斷了，電燈廠工人立即在彈雨中登梯接綫；飯業工會提出做飯送上火綫的號召，全城飯館工人挑送最好的飯菜送去，担架隊奮不顧身的搶救傷員，電話局的女電話員們在門口設立慰問站，以瓜莫勞軍，牆上貼着一張大幅標語：「光榮負傷的同胞們請吃西瓜」。每經過一個担架，她們就冒着砲火親往慰問，送上西瓜和菓干，城內女學生、教員、老太太們爭着參加救護傷員，她們從飯館裏請來廚師爲傷員做飯，一個抗屬老太太她兒子是保衛集寧的戰士，她自己也參加看護工作，幾天幾夜不睡覺，在同一病房裡一個十五歲女孩陪他母親喂傷員菓汁，市內縫紉工人一夜就將四十疋布做成

襖衣，給傷員換下血衣。支援自衛前線的工作中，人民對八路軍流露着無限的熱愛。

戰鬥中大批傳軍被俘，他們穿着短瘦破爛的美式軍裝，骷髏如弓之弓，他們大部份是新抓來的壯丁，十七師三團三營八連一等兵廖生福是五月間才被抓來的，小砲連戰士裴開明是旗下營的農民，這次才被傳軍抓來強迫穿上軍衣，他被俘時還不會打槍。傳作義狠心的把這些農民放在第一錢當砲灰，掩護老兵衝鋒，傳軍士兵是在督戰隊的自動步槍與指揮刀下被迫而扳動槍機的。在半夜裏向八路軍高呼：「他們（指傳軍督戰隊）走了，快來救我吧！」八軍路某隊在一條小河上就解救了八百多這樣的傷兵。

傳軍大部官兵都厭惡內戰，他們被俘時子彈都是完整的一百發。一個被俘軍官說：「我現在澈底明白了，蔣介石、傳作義是強行內戰的禍首。」

由於傳軍一〇一師和偽騎兵第二縱隊的增援，集寧的保衛者在敵衆我寡的懸殊下，堅持了五天五夜的激烈戰鬥，殲滅了三千以上的進犯軍後，於十三日夜半接到保存有生力量更有效消滅敵人撤出集寧的命令，他們便洒淚暫時向市民告別了，但是集寧人民是經過傳軍屠殺搶劫的，他們不能忍受重陷黑暗的痛苦，都扶老携幼隨同八路軍撤退。一個抬担架的農民拉着戰士的手說：「八路幫助我翻了身，咱們生死在一起，我要跟你們一起打傳作義，反正我不能再受傳作義的罪了。」鐵路工人在倉促中說服了自己的家屬，拿着從傳軍手中奪得的武器隨軍撤出。商人們帶着錢挑起沉重的貨物跟上八路軍轉移。民主政府兩次徵求他們意見，他們一致回答：「不回去，堅決和八路軍一起最後打回集寧城去！」他們的聲音是響亮而有力的，綏東人民永遠不會屈服在傳作義暴政下，他們相信集寧城永遠是自己的。

英勇的四平街保衛戰

劉白羽

記者整日穿行在激戰的陣地上，四平街的保衛戰已進至第二十四天了，在這裏，人民的忠實的警衛員們寫下了最英勇的一頁。二十幾天以來，這一塊土地無時不在殘酷的轟炸之中，那些帶着逼人的凶險而來的美砲裝備之新一軍曾經以每分鐘平均三十發砲彈的火力猛攻，但他們被阻止住，光榮的四平街第一綫頑強不屈，它如同一座石山。

四平街在兩條鐵路交岔的十字路上。是一個有十幾萬人口的城市，公允的說，這裡不是什麼稀奇險要的地方，附近只有一二處高地，前面有一條小小的河流，反動派的軍隊從南面、西南和西北面的一部份同時向這個城攻擊，砲聲從三十里以外就聽到了，戰士們在他們低矮的堡壘裡堅決的執行任務。

當他們第一次走進這些地堡，十連的連長、政治指導員和他們排長向大家宣誓：「我誓死堅守這裡，死了也要把屍體攔阻着敵人。」

最嚴重緊張的第一天打響以後，突然——由一個連擴大到一個營、一個團，這話成爲大家的話，他們在熾烈的砲火之下縝密地把他記錄上來寫成信，寫給他們羣愛而信賴的指揮者林彪總司令。在春風春雨之中，戰士們白天從地堡裡射擊，夜晚利用一點點空隙時間修築起更堅固的碉堡來，在一個地堡裡，那是一個班的重機槍陣地，在工事裡邊的右壁上寫着：「正確瞄準射擊」，左壁上寫着：「不怕犧牲流血」，正面編有號碼，那裡是射擊手和擲彈手的位。我可以這樣相信：我們的戰士對於他

的地堡有着很深的感情。在一次激戰當中，有一個班最後只剩下兩個人——班長萬金合和戰士夏景春，他們最後下了決心，班長說：「只要咱們活着，就不能叫陣地丟了，我們把手榴彈準備好，上來就打他。」果然反動派一個連在這陣地前衝了三次，都被打退了，他們堅持了一天一夜。天明以後，新的部隊來換他們下去休息，他們對他們親愛的陣地還是戀戀不捨。

我很了解，我很知道，他們為什麼具有這樣的氣概。

前兩天，一個乾燥發熱的黃昏，我在滿載塵土的街道上看到從前綫陣地來的担架隊，我跟其中一個姓張的住四平街三馬路作皮匠的青年人談起來，他熱誠的告訴我：「同志，國民黨還不來了，他們開頭說三天不進來不吃飯，可是後來又說一個星期，現在又聽說大概一個月了。」他是一個十分幽默有趣的人，但他的樂觀來自這二十多天的鐵與血的實際。我問他：「為什麼？」他真摯的回答：「飛機大炮把四平街炸平，我們不退還是沒用呀！」這就是無窮力量的來源。四平街的羣衆，不是戰爭的愛好者，他們是和平的盼望者，就在戰爭前後，他們中間還有兩萬家長代表十萬市民聯名寫信要求和平，想送給蔣錫的執行小組，當和平無望了，他們聽說「鬍子」又要來了，（他們憎恨國民黨反動派部隊，把他們叫做「鬍子」，而民主聯軍是他們寫信請來的。）他們沉默而堅毅地走到民主聯軍戰士的身旁掘起工事來了，這樣作的有七千人。但是他們心中懸慮着這樣的兄弟頂得住「猴子隊」（他們叫那些穿美軍服裝的新軍爲猴子隊）嗎？火光閃爍，一陣砲火排山倒海的響，我們區政府的幹部站在瞭望哨上，用鉛筆一點一道的劃着記不下那緊密的砲聲，大家關心着第一綫，眼看着兩個通訊員往前跑，跑不過去伏倒地下了，半小時後，從第一綫打來電話，是連長的口音：「陣地很好，只傷一個人，請首長放心。」這時老百姓笑的裂開了嘴。現在他們每天聽到砲聲很高興，他們對部隊同志說：

「我們聽着高興，你們有得好。」

一天夕陽下沉的時候，對方火力沉寂了，忽然鐵路東三個區的老百姓擁向政府來，跟區長說：「前方同志爲我們老百姓流血犧牲，我們準備些餅乾、雞蛋慰勞同志們。」區長說：「目標太大，怕受損失！」勸他們不要去，可是誰也不肯，後來想個辦法，就是選舉代表到火線上。戰士從工事裡伸出頭說：「爲了東北的和平民主，這算不什麼。」

在艱難的日子裡，由於血流在一起，部隊和人民在四平街造成鋼一樣的結合。

現在白天家家戶戶都在家裡，他們在院裡掘了地窟，晚間在窗上遮了黑布，不讓電燈光露出一點。電綫夜天給砲火炸斷，市政府領導着一部份工人白天又把它修好。日夜都有汽車在街上巡邏。大街上到處都是沙袋堆的工事。

根據前五天的統計，四平街五個區共死五十五人，傷一百四十三人，毀房屋數百間。這個犧牲損失的數字，引起的不是恐懼而是憤怒的火焰。

一個老人被彈片傷了膝蓋打入骨中，立即被送進醫院，馬上區長和共產黨區委書記看他，還帶來了雞蛋，告訴他，他已經分到十畝敵佔土地，這老人說：「從沒見過我們老百姓掛了彩跟同志們一樣看待，區長還來看我，我五十八歲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這一輩子總算我看見好人了。」市政府在戰爭中成爲人民的首腦和保護者，房屋被毀了，政府立刻調劑公共房屋給他們，負傷的，政府送進醫院每天三十五元（四平街物價高粱米二元餘一斤）菜金，家庭生活困難的還發高糧給他們。被砲轟死者，政府買棺木入土還喪卹家屬一千元和一百斤高粱，還發給一個長期撫卹証。現在爲了解決大家的吃菜，各區都組織了臨時合作社，用大豆生豆芽，製豆腐，區幹部調查全市各商店儲蓄的鹽和

油，徵得商人同意，代爲賣給需要的人家，把賣得的錢再轉給商店。在這完全組織起來的戰爭裡，城裡出版有兩種報紙，一種是給部隊看的油印報——戰鬥四平街，另一種是給老百姓看的鉛字報——新聞簡訊，後一種報銷有三千份。由於老百姓不便在砲火中外出，都是經過區幹部送到門裡面去。這些英勇的工作者，常常是幾夜不睡，他們爲了人民並和人民緊緊地在一起。四平街的人說：「打垮他們，叫他們看得見進不來。」

一方面那些厭戰的俘虜在說：「我們過來了。」在我們所訪問的俘虜當中，我發現他們喜歡說：「從甚麼時候我就過來了」，或者「從甚麼時候我放下了槍。」

一次在野戰政治部裡開了個俘虜座談會，一個青年排長說：「抗戰開始，我爲了挽救國家危亡離開了自己相當富裕的家，滿腔熱血的去當兵，沒想到現在被逼着來打內戰。……」說着他哭了，這時一個營長叫郭朝南，河南清化縣人，得了急病，突然滿臉流着淚，站起來大聲說：「報告主席，我今天如大夢初醒，知道過去做錯了，我知道內戰責任不在共產黨，是在那些反動派。」這時他激動的握拳高呼：「擁護解放東北有功的八路軍！」全場都深潔的感動了。接着他誠懇的說：「我知道我參加共產黨條件不夠，但我願意進一步了解和努力，希望將來做一個共產黨員。」他哭了，吞着淚走向後方醫院去休養了。

從黑暗到光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動派想過種種方法，使他們的士兵變得愚蠢。

新一軍起初那樣自大狂妄，搖搖擺擺的到了東北，但只有一個問題國民黨當局是無法解決的，那就是在戰爭一移腳之際，長官便無法再保守他們的輿論和士兵知道對方不是「土匪」，因爲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有這樣的「土匪」，俘虜沒有遭到活埋或剝皮，而得到的是溫暖。在四平街戰爭的二十多

天內，士兵的情緒有著顯著的變化，一方面是下降、動搖，另一方面却是上升、堅定。新一軍的士兵開始把民主聯軍的傳單秘密藏在貼身的口袋裡，在戰鬥間隙時，偷偷地拿出來看。

我到前方，就看到一輛大車送十幾個俘虜回去，滿軍官兵每人得到香煙和路費。

不久以前，在金山堡反動派遭受了打擊，二百多傷兵被丟棄在陣地上，他們哀號呻吟，後來民主聯軍的同志們把他們用担架抬到興滿醫院，喂他們飯，兩天之後用幾輛大車把他們送了回去。——這使三十一軍的無數士兵明白了真相。

乘火車回來時，同事就有三個穿着灰色美軍服裝的砲手，他們告訴我：「我們不贊成打內戰，這就是一切。」

四平街英勇的人民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裡面——當我從車廂上望着兩邊無際的東北豐饒的原野的時候，我崇敬英雄四平街在為整個東北的和平民主而用胸膛抵住砲火與毒箭。四平街不是孤單的，全東北人民會把手伸向你，眼睛望着你，也會把力量集中向你。四平街不僅是爲了東北，也是爲了中國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光明的前途是在這重要的時間內發展着。

鐵壁堡壘的毀滅

艾柏林

臨縣是閻錫山統治晉西南地區的領導中心，自民國三十年起，他就在臨縣進行內戰軍事建設，城周圍五十餘座堡壘、兩萬公尺交通壕。從城東北之堆金山頂向南北伸展，大堡配小堡，明堡配暗堡，層層而下，均有交通壕和地洞，由城南直通山頂，各堡間均有暗壕相通，火力互相呼應。直到被八路軍解放前，閻軍還在堆金山建築工程浩大之「堅心砲堡」他爲以這座「鐵壁大堡」，是不可攻破的。但在攻無不克的八路軍面前，不到一天，就被攻克了。

八路軍攻擊閻軍臨縣城外圍據點戰鬥，是於上月二十五日從南、西、北三面開始。駐守堆金山之閻軍，不堪一擊，即棄堡逃竄。八路軍即控制山頂西南兩座主堡陣地，其東南有土堡，東北有石堡，陣前爲八百公尺的開闊地，易守難攻。八路軍於二十七日以大砲機槍火力爲先導，步兵沿交通壕進攻。東北石堡在八路軍砲手準確射擊下，兩丈多高的石牆，完全傾塌，戰士們在漫烟掩護下，數分鐘內通過開闊地，接近閻軍外壕，手榴彈如驟雨般投進砲堡，爆炸聲有如雷鳴，閻軍火力被壓倒了。八路軍某營長，即親帶兩個連，從東南、東北突擊，二連副連長趙子良大喊：「跟我來！」滿身掛着手

榴彈的勇士們，即跑步接近碉堡。張書仁投彈班，將成堆的手榴彈，投入閩軍陣地。十分鐘內，已將雲梯架好，戰士們個個爭先登上雲梯，衝到碉堡頂上，插起勝利的旗幟。東南土匪閩軍，即望風逃竄。隨之，八路軍戰士即向西北深入發展，一連攻克山上九座碉堡。

隰縣城閩軍，已成瓮中之賖了。三十日指揮部下達攻城命令後，架梯組排長高祿生，提高嗓子說：「搭不上雲梯不回來。」新解放參加八路軍之閩軍士兵張鎖說：「我已懂得爲人民服務，就是犧牲了也不愧作人。」當八路軍從四面八方圍攻縣城時，閩軍盲目的用機關槍掃射八路軍前進方向。這時戰士們沿着山崖一起一伏的行進，逼近城垣。攻擊號角響了，指揮員下命令：「開砲」，南北兩面數十尊大砲，一齊轟擊。第一排砲即將東南角的目標轟毀，城上閩軍拚命掙扎，將數十顆手榴彈一齊傾投下來，但終被八路軍熾烈的火力壓下去了。高祿生架梯組，早越過小壕地雷陣地，架起雲梯。陳保鎖帶領的突擊組，衝着爬上去。閩軍投下三四個特號炸彈，爬上梯子的五六兩班戰士被炸傷了。八九兩班緊接着衝上缺口，一陣手榴彈將守城閩軍炸得血肉橫飛。五六兩班負傷的英雄們二次又爬上雲梯，指導員要他們下去休息，誰都不肯，一致堅決說：「沒有死，一定要完成任务！」不一會，東南城頭已全爲八路軍佔領了。

閩軍殘部尚在城內進行巷戰，二排長帶着五六兩班戰士，快步直奔「百興城」，門口六個張惶失措的閩軍被繳械了。這時戰士們直衝向城東北角，在第三層圍牆裏看見閩軍混成一團，正準備突圍，但他們已經太遲了，二排長一聲喊：「打！」戰士們即先投一顆手榴彈。在閩軍指揮所門口一個閩軍倒下了，這時從裏邊出來一位閩軍軍官說：「不要打，我們繳械。」這時三百多個閩軍立刻舉起了雙手，戰士們很快由人圈中穿過，奔向楊澄源上將的住院時，這位閩錫山在晉西南地區的總指揮，正對